



◉亲情无限◉

◉生活纪事◉

父亲送我去上学

□李季

我小学一、二年级是在本村小学上的，三年级转到了邻村小学。小伙伴们都在本村小学读书，每天成群结队，我却独自一人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

那条路的两边都是庄稼地，庄稼地和路之间隔着一条很窄的水渠，春夏时节，里面有水，蔓生着绿油油的水草，游着快乐的小蝌蚪，蹲伏着静默的大青蛙，盛开的花上栖息着美丽的红蜻蜓。秋季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长得很高，这条路显得阴暗而幽深，一个人走在路上难免害怕，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回头一看又没有。我越走越怕，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这种担惊受怕的感觉，每天要重复四次，我从来也不敢跟谁提起，怕被人笑话。父母也不会想到

◉滋味生活◉

□周桂梅

前阵子因雨水连连，我把塞到隐秘处的一把折叠伞收拾出来，发现这伞柄推不上去，只好另买新的雨伞。看着这个五颜六色的小花伞，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再看看它的外部完好无缺，只是伞柄有点小毛病，于是就想起了修伞匠。若是平时，如果发现雨伞有毛病，我就立即丢弃。今天，我打算把这把有意义的伞修理完整。

我们村每隔十天都有一场庚会，刚好赶上那一天没下雨，我便拿起这把小花伞找到修伞匠。

只见他从工具箱里把十多件修伞的工具拿出来，等待修伞的人来，除了修雨伞，也修鞋、修拉链。师傅在这一带颇有名气，价格不贵，技术第一。大部分慕名来找他的人都是为了修雨伞，毕竟这些年能找到一位专门修雨伞的手艺人不多，他是这个庚会上唯一的修伞人。

◉往日情怀◉

□乔兆军

我的家乡有一口老井，它终年清澈、明净，记录着村子里的世事兴替，烟火人生。

故乡属丘陵地带，缺水。每个村子里都少不了几口古井，那是几代人传下来的，宛如村子的眼睛。青石板镶嵌的井口，大青砖砌成的井壁。脉络般的小路在老井周围四散开去，与家家户户牵连起来。

清晨，一声鸡啼，小村就掀开了一天的门帘儿。男人们挑着水桶，晃悠悠地向井上走去。清早起来挑水，这是男人们要做的头一桩事儿。挑水的村民们遇见了，相互打着招呼，拉着家常，亲切而温馨。一担水上肩，随着扁担的起伏，桶颤悠悠地晃着，荡起细碎的水花，小路上洒出两道湿湿的印痕，空气

这一点，所以也不曾接送我上下学。那时候几乎没有大人接送孩子，一方面大人忙，没时间；另一方面路上没有车辆很安全，而且结伴的孩子多，学校离家又比较近。我们都是在“放养”状态下长大的。上了十几年学，父亲仅送过我一次。

三年级下半学期的初夏时节，有天夜里突降暴雨，早上起床一看，田野里和沟渠里都积满了水，很多路也被埋进了水里。父亲担心我路上玩水，吃过早饭送我去学校。路上遇到好几个水坑，父亲拦腰把我夹在臂弯间，大步迈过去，再把我放下来。父亲那时候真年轻，被他夹在臂弯里那一瞬间离开地面的感觉，像是飞起来一样。

快到学校门口时，被一个大水坑拦住了，坑对面站着一群人，老师也在其中，见我们过不去，就让我下午水退了

修伞匠

当我问他为什么坚持到现在时，他打开了话匣子：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兄弟姐妹多，遇到雨水天气，家里只有一把黄油伞，又破又旧，往往因为一把伞而大动干戈。有一次，他无意间在路边捡到一把破损的黄油伞，拿回家让老父亲修理，却怎么也修不好，后来遇到一个外乡人，才把这个破损的雨伞修理得完好无缺，这把伞一直陪伴他长大成人。于是，他对雨伞有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他热衷这门手艺，一个年轻的修伞匠出现在乡村的庚会上。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家的伞坏了都要去找师傅修一修。他逢“会”必赶，慢慢地又学会了修鞋、修拉链。那个时候，这位师傅每年修的伞自己都无法计算。

由于修伞技术精湛，大家都相信他的手艺。这一修，竟修了二十多年。突然间，在庚会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他有些激动地说：“那几年生意不好做，

家乡的老井

中飘着淡淡的腥甜气息。

当太阳升起，井台则换成了女人们的主战场，刷的刷，洗的洗，有力的节奏汇成生动的风景。常言道：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在井边，家长里短的话题自然不可少，当数对自家男人抱怨的最多，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是一串清脆的笑，一圈一圈地在井边荡漾。

炎夏，喝一口老井里的水，凉丝丝，直沁心脾。男人们爱喝的啤酒，孩子们喜欢的汽水、西瓜、黄瓜，用网兜洗净盛了放在井水里“冰镇”。经过井水的浸泡，瓜果吃在嘴里又凉又脆。汽水啤酒喝下肚，一股凉气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迸发出来，井水成了夏天的天然冰箱。

冬天，井里水雾缭绕，冒着丝丝热气，妇人们用井水洗菜、淘米，一点也

再来上学。这位老师姓陈，有些驼背，和我父亲年龄相仿，喊我父亲舅，也不知从哪论的。多年后，我和他成了忘年交，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去看他。

听说不用上学了，我兴奋得差点蹦起来，像是口袋里凭空多出来几块奶糖似的，和父亲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因为地里都是水，没法干活儿，父亲去四爷家找人打牌，我也跟了去。同村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和四爷家的大黄狗玩，还用小铲子挖小水渠，把门前的水引到池塘里，玩得非常开心。

这是记忆中唯一一次父亲送我去上学。一生中值得留恋的美好时刻并不多，因为父爱大多不外露，我和父亲的亲近非常有限。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被父亲夹在臂弯里腾空而起的感觉，也一直留存在我的心底。

修伞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就丢下这门手艺，去了建筑工地。若不是在工地上出了意外磕伤了腿，我估计还会一直干下去。如今我已六十有余，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不用我操心，我就又拾起了这门手艺。”

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雨伞使用的寿命却越来越短。过去收入低，买一把伞能用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坏了也不舍得扔，想方设法找人修。现在的年轻人多半喜欢购买太阳伞，有点小毛病就会再买新的，谁也不愿花时间去修伞了。

然而，仍然有一些人，愿意踏破铁鞋，寻觅市场上的修伞匠，其含义远远超过一把伞的价值。就像我拿的这把雨伞，这是三年前参加漯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赠送的一把太阳伞，我把它当作一种激励，能遮风挡雨，又能增添一份纪念。每一把有故事的伞，都保留着一份缘分和情感。

不觉得冻手。冬天天冷不容易长豆芽，聪明的农妇用一根绳子，将泡好的黄豆吊在井内，没几天工夫，就长出了嫩嫩的豆芽儿。黄豆经过井内热气的滋润，长出的豆芽格外好吃。

农村的孩子懂事早，记得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水井挑水。先学担水上肩，等力气大些，再学井里打水的功夫，这是个技术活，先将水桶贴近水面，晃一晃井绳，调整好，再使劲一抖，水桶便倒扣水里，一提，一满桶水即可灌满。

如今，村民们都用上了自来水，老井沉默在时光深处。小路已沦为荒径，青石板上也爬满了青苔，井水却依然那么丰盈、清澈。每次回乡，我都会在水井旁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怀念这曾经恩泽过我的老井，它将永远滋养我一生的岁月。

闰月鞋



□邢德安

紧赶慢赶，终于在月底前赶回家。当她手捧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老年布鞋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已经是农历闰四月的二十五了。

她叫郝卫玲，四十岁出头的年纪，生活的磨炼和岁月的风霜在她身上呈现出成熟、干练和稳重的气息。多年来，她一直在南方打工，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都已参加工作，家里唯一让她挂念的是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由于疫情的缘故，复工较晚，加之员工紧缺，生产繁忙，请假很不容易。即便如此，卫玲还是向工长好说歹说，为自己换来了几天宝贵的假期。

今年闰四月，按照民间的习俗，逢农历闰月，做孩子的要给父母买双鞋，以报哺育之恩，以求父母身体健康、平安。这个习俗也许只是来源于某种传说，但对于卫玲来说，却是老天又额外赐予她一个向母亲尽孝的好机会。她感恩母亲，是母亲当年意外发现了她，当时，刚出生的她置身于一个纸箱内被丢在澧河河堤上。微弱的啼哭声引起了母亲的注意，把她幼小的生命义无反顾地拯救下来。在这个家里，卫玲没有成为多余人员，更没有被认为是“捡来的”。她和哥哥、姐姐一样享受着母亲的爱，享受着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母亲如母鸡育雏一样把她养大、送她上学、教她人生的每一步。她也看到了母亲头上日见增多的白发和逐渐佝偻的身躯。当她做了母亲以后，更加深刻理解了母亲的不易和伟大，发誓这一辈子都要好好孝敬母亲。

今年闰月，她十分重视这个机会，因此，返岗复工时便做足了准备，把做闰月鞋所用的材料全部带上，利用下班的时间，一针一线认真地做。她也曾在纳鞋底时不小心弄断钢针扎破手指，那细细的麻绳不知在手上勒出多少血道子。其实，她完全可以买一双老人鞋孝敬母亲，既美观又体面，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坚持要亲手做一双适合母亲双脚的鞋子，让母亲穿上后不脱脚、不硌脚，要把对母亲的感恩之情通过这一针一线倾注进鞋子里，让母亲感到女儿时时刻刻就在身边。就这样，一双“闰月鞋”终于做成了，而唯一遗憾的是回来得晚了些。俗语说“闰月鞋，闰月穿”，而此时已是月底了。

当她亲手把鞋子穿到母亲脚上，略带歉意地说：“对不起妈妈，我回来晚了。”母亲却抚着她的秀发连声说：“不晚，不晚！”随即，温热的泪珠滴落到她的额头上。

